

### 山居拾光

文 / 图 张永涛

晁峪，是秦岭西边一道极为普通的峪口。春阳尚浅，风里却有了活泛气，但此时，晁峪不像城里拘着，此处的山与树，皆自在得很。

沿晁峪河，行至一处台塬边，有画者支画架写生，席坐于地，执了笔在纸上勾皴，墨色洒开，倒比眼前的最多了层意思。个个笔下，干枝斜逸，流水喘喘，山石隐约，房屋可见，原是把这晁峪的魂儿往纸上收。旁侧放着水瓶，小墨盒。国画写生，只用水墨。这何尝不是在拾掇山水的碎片，拼一幅内心的天地。

入山，方向感就差。问路人，说这地方叫西岔，眼前的晁峪河，发源于秦岭山中，背靠大散关，水是顺夹谷自东南向西流出，汇入渭河。我这才搞清楚。

穿过翠绿的小竹林，顺台塬旁一条隐约的小路下河底，弄得一裤管沙土，上衣也满是干支藤条。鼓这般劲儿，也只是想看水。水清澈见底，涓涓而流。踩着奇形怪状的石头，顺河水逆行而上，那山桃树就在眼前，河畔、石上、水面，铺了一层桃花，风一吹，又似舞动，甚是惹眼。

再走，便遇一石桥。石桥是老石头叠就的，石块早没了棱角，灰褐的面上，生着斑驳的苔，像岁月随手抹的痕。桥顶覆着草，枯黄与新绿纠缠着，根须垂落下来，丝丝缕缕，倒似石桥长出的胡须，在风里轻轻晃。

### 瞬间心情

## 孤单的感觉

文 / 李婷

静夜里，反复地听一曲刘若英的《一辈子的孤单》，“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一辈子都这么孤单……”略带伤感的唱词和曲调响彻耳畔，又仿佛穿透心灵，让人深深地体味深夜里一个人的寂寞孤单。仔细想想，生活在这个看似繁华而嘈杂的世界，又有几个人没有孤单的时候？

一位朋友说，寂寞出小说，孤独出诗歌。也许是想说人在寂寞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，沉静于自己的心灵之中，才能倾吐于文字，用文字来表达所思所想所感所悟。因此，在寂寞孤独之时，最容易让思绪放飞，畅游于文字的海洋中，将其倾诉于笔端，写出丰厚品味的文字。这话说得固然有些极端，但仔细想想却也似有几分道理。

因为害怕孤单，我们往往去寻找爱情、寻找友谊，让自己处于人群中而不是孤立的个体。其实，爱情或者友谊，或者一切人与人的相处，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，也从来都不能改变什么。所以我们往往找到的只是我们臆想中的东西，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爱情或者友谊。就是找到了与自己极其相似的灵魂，也多半是相爱容易相处难。激情过后，日复一日漫长而单调的生活中，两个人，成长于不同的环境，出身于不同的家庭，有着不同的思想意识，不同的心理感受，又怎能做到时时都同步，事事都一致？即便像贾宝玉与林黛玉那样彼此心灵相通，引以为知己的，也往往因为种种原因闹出各种不愉快，更何况生活在压力山大的现代社会中平凡又普通的我们？

也许在本质上，每个人都是孤单的。这一点，我颇为欣赏梁凤仪的财经小说《九重恩怨》中所说的：“人生的苦难，无日当之，当然也包括永恒的寂寞在内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？”是呀，其实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孤独。当然，来自他人的善意、理解、同情、尊重、信任等等，可以带来诸多心灵上的抚慰，但也仅仅是抚慰而已。最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状态总是这样的：白日里，面对灿烂的太阳，微笑着走自己的路。暗夜里，望着一轮皎洁的月光，默默地想心事而已。最终所有的路都得自己走走，所有的困难也得一个个默默地扛。一个人也许能和你走过一段路，也许有过搀扶，有过帮助，但你们不可能永远相交，你们始终都有各自前行的方向，他可以陪伴你走过一时，却无法时时处处都与你相伴且感同身受。你以为你的关心体贴会给朋友带去实质性的改变，但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鼓励、一种慰藉，也可能什么都不是。

生命本来就是不完美的，每个人的感觉也都会不尽相同。古人言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因其淡然，所以才能长久。人生也正因为它的不完美而闪烁着五颜六色的辉光，也因为获得各种所想所想的奋斗过程中展现出它的珍贵。

想了许多，再关灯，于暗下来的房间里，静静地听起这句“我想我会一直孤单”，竟也有了相同的感觉。只是，这孤单不是无助，而是一种境界，一种独自细品人生百味的悠然和美妙。（作者供职于《陕西公路》编辑部）

## 晁峪记

我遇见个少年，他站在桥边，凝望远方。当他看见我时，朝我微笑点头，我惊讶而欣慰。惊讶的是山野之中能见到人，欣慰的是可以交流。少年告诉我，他刚从镇上的中学回来，爷爷跟了工队在附近修河堤，父亲在市区打工，弟弟跟父亲在城里。家中虽人少，倒也有故事。“这桥比我爸的年龄还大。”他说，他们家的地就在对岸，顺着手指的方向，我看见台塬上田垄层层，看样子，不久前刚耕过地，等着下种。

少年邀我去他家看看，我跟随其后。巧的是，我的车就停放在他家门口。这是一座有些年代的老屋，土墙瓦顶，墙皮裂了纹。门楣上挂着辣椒串，红得鲜亮，旁边晾着衣物。门半掩着，里头暗沉沉，却能觉出一股稳当气。这屋子守着晁峪，也守着一方烟火。

一只猫卧在后院的瓦堆上，少年忽来兴致，说：“叔，你见过厉害的猫没？我家老猫，那本事大！”他掰着指数头，老猫十三岁，跟弟弟一般大。“平日里敢跟小狗打架，有回把小狗脸都挠出血！”少年眼里闪着光，“更绝的是，它每天早出晚归，抓大老鼠耍玩似的。还敢进山抓小动物，连蛇都吃！以前吃不完，总往家叼，喂小猫崽。今年却不咋带了，估摸是想锻炼小猫自个儿捕食。”那老猫的事儿，经少年一讲，倒像个行侠仗义的好汉。



少年兴头上来，又拉我去看他家柴房。推开门，一股旧时光的味道漫出来。里头堆着老农具，铡刀、犁耙、锄头横七竖八，好些都锈了、裂了，用不上了，却也没扔，像是留着给岁月做个念想。抬头看，门楣雕花虽有些残了，可那纹路还能见着当年的巧思，少年嘟囔：“以前更好看，现在找不见了。”

墙角挂着个蛐蛐笼，蒙了层灰，可竹条编得精巧，细瞧还能看出编时的用心。“这是我爷编的。”少年伸手轻轻摸，像怕惊了笼里的旧时光，“早先养蛐蛐，一到夏天，满屋子都是声儿。”又指着墙上挂的牛笼嘴：“家里以前养牛，后来爷年纪大，牛卖了，就剩这牛笼嘴。”那牛笼嘴静静挂着，牛皮磨得发暗，似在悄悄说爷爷扶犁，牛儿踏碎晨露的岁月。

从柴房出来，少年又讲起老猫蹲在门槛打盹的样儿，小猫不认生，讲弟弟放学回来总爱逗猫的事。这山里的日子，就藏在少年的话音里，藏在老猫的爪子下，藏在柴房的旧物间，朴朴素



素，却满是烟火的温度。

离开少年，我继续沿着小道行至深谷，远处山雾缭绕，像披了纱。一老者迎面而来，身后跟着一条黑狗。我猜想，老者是不是少年的爷爷，或者，那条黑狗是不是就是被少年家的老猫抓伤脸的那一条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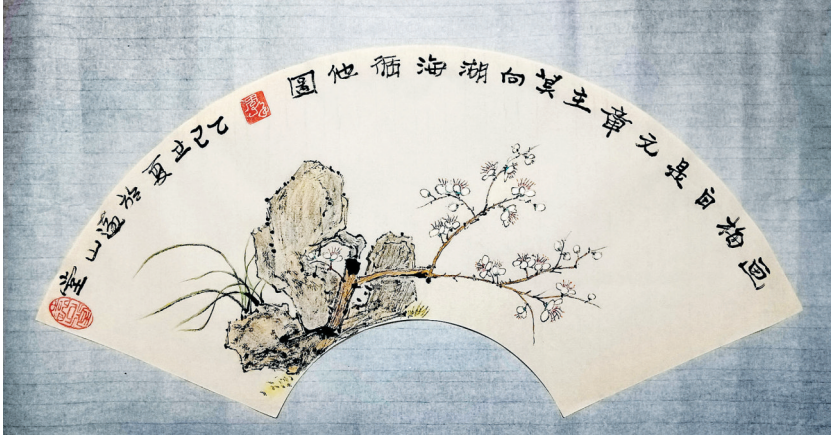
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。山和水，屋与树、猫与画者，都印在我心里。今日在晁峪，方知这世间美处，不在繁华，而在这朴朴素素的天地里。一草一木皆有灵，一屋一桥俱含情。人在其间，不过是采撷了几分自然的意趣，临了，连自己也成了这山水的一部分，化在风里，融在暮色中了。

晁峪归来，又想那画者笔下的墨色，终是浅了。这天地的大美，原是用眼睛看，用心去收，到最后，连文字也嫌多余，只余一声叹息，叹这晁峪的宁静，房屋的厚重，少年的情怀，又叹这人间竟有如此可心处，容得下浮躁的魂，安放下疲惫的心。（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管理段）

### 艺海浪花

## 与人为扇

手绘 / 周 峰（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）



### 絮语轻谈

## 喜 雨

文 / 李福娟

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当我们在生活的风尘中跋涉，难免会有干旱与风沙的考验。但正如这场迟到却不缺席的夏雨，干旱和风沙终将会被雨水冲刷。莫惧前路艰辛，只管深耕当下，下次如若再遇到沙尘天，别再抱怨沙尘迷了眼，不妨学学田间的麦苗、菜畦里的幼苗、果园里的花苞，先把根扎深点，等雨来了，再痛痛快快“洗把脸”，重新启航。

站在初夏的雨后，看云开雾散，满目清

澄。好一场喜雨啊！院里盛开的月季花虽因风雨落下了些许花瓣，但她们仍然高昂着枝头，一丛丛、一簇簇，花瓣上露珠闪烁，静谧中透出优雅，有节奏地随风摇曳，宛如翩翩起舞者，尽情展现自己的美丽。愿我们都能像被风雨洗涤后的花朵一样心怀热忱，在所有的不确定里，带着对丰收的向往，好好珍惜每一个当下，在这充满希望的季节里逐梦前行，蓬勃生长！（作者供职于310国道柳树收费站）



《全国“十大最美农村路——环太湖公路”》 作者：张锦国

交通运输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### “四好农村路”主题摄影作品展